

先贤

方黎如:烧锅失察悔不悔?

□ 鲍艺敏

待考生按号就位，随即关闭栅栏落锁。但听三声炮响过后，贡院大门、龙门同时由监临官加封上锁，考试才算正式开始。

三场文字考毕，方黎如吐出一口浊气，他信心满满步出贡院，站定，伸了伸腰，回头间瞥了“天开文运”牌坊一眼，觉得这股亲切且浑身轻松。想起考试这几日，与外界全然隔绝，吃喝拉撒睡都在这几平米的号舍，紧张是难免的，好在自己对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及论、诏、诰、表、判已了然于胸。即便是“时务策”五道，也在心中推演过无数回，治政抚民方略，除弊兴革对策，并非空泛的谈论，是皆可推行实施的。

安心等放榜呗。他这样宽慰自己一句。

杭城的九月初五，恰是丹桂飘香的季节，贡院外早已人潮涌动，上万名考生挨挨挤挤，皆欲争睹此科“龙虎榜”单。“中了！中了！”人群中不时有人兴奋地高呼。落榜的考生迟迟不愿离去，生怕看花了眼，漏了自己的名姓。

“恭喜！恭喜！”方黎如人未到贡院，同学、同乡纷纷向他报喜来了。“走，看看去。”方黎如挤进人群，抬眼望去，果然高中浙江乡试“龙虎榜”第二名，人称亚魁。

二

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年），会试在京如期举行，各省举人“公车北上”。进士既是科举的终点，又是仕途的起点。有人从此平步青云，飞黄腾达；也有人从此丢官削职，甚或论罪下狱。仕途从来坎坷曲折，前路是波平浪静，还是激流险滩；是平安抵岸，还是触礁翻船？茫茫仕途，没有人能预测答案。

黄榜放出，方黎如考中进士，依例是要授官赴任的。但不知何故，直到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年）六月，才授顺天府丰润（今河北）知县。

丰润县名的由来，据说因为它北枕燕山，南为平川，傍泥河，环浭水（还乡河），取“润泽丰美”之意，号称“幽燕之门户，辽海之襟喉，神京之肘腋”。方黎如在丰润当了三年的知县，最终却以“烧锅失察”而丢了官。

烧锅即酿酒。康熙初年，北方烧酒产量增加很快，烧锅遍及多省，史载“且通邑大都，车载烧酒贩卖者，正不可计数。”康熙帝为了节约粮食，培育国力，屡次下令“严禁烧锅”，目的就是控制烧酒的生产规模。

丰润自古就有酿酒的传统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此地就隶属于燕地，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，侠士不可无酒壮行。清代丰润县的“浭酒”即闻名于世。据《丰润县志》记载：“浭酒以还乡河水酿之，所以独异者……为燕酒第一。”也是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，上面三令五申“严禁烧锅”，下面却屡禁屡犯。康熙帝为了以儆效尤，不得不对失察之地方官予以重处。

方黎如为之丢官回乡。不过，因“烧锅失察”丢官的地方官应不在少数。

纵观康熙一朝，“严禁烧锅”政策基本贯穿始终，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年），颁布上谕：“近闻山海关外盛京等处，至今无雨，尚未播种，万一不收，转运维艰，朕心深为忧虑，且闻彼处蒸造烧酒之人，将米粮靡费颇多，著户部侍郎赛弼汉前往奉天，会同将军、副都统、侍郎等，将此等靡费米粮之处，严加禁止。”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一四一）随后，康熙三十年、三十二年又两次下令，严

禁直隶顺、永、保、河四府烧锅酿酒。三十七年，更于湖广、江西、陕西等九省颁布命令，禁止烧锅。五十四年（1715年）二月，康熙特召直隶巡抚赵弘燮，强调严禁烧锅。赵弘燮奉旨查禁，抓获违禁烧锅者十九人，予以重处。

方黎如丢官是在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的七月，虽说皇帝没有直接下红头文件，或是口头交代相关人员“严禁烧锅”，但作为地方官应该具备起码的政治敏感性，吃透“圣意”，绝不能“睁只眼，闭只眼”。从方黎如留存的《丰润杂诗》来看，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：

风卷边沙十丈尘，
但论食物也关人。
墙头一过椒花雨，
瓮底应空曲米春。
果撷蘋婆分古寺，
饭抄云子饷比邻。
新冰早李原无欠，
只是飘飘愧此身。

可见他对丰润对浭酒是倾注了感情的。你动了“恻隐之心”，担心老百姓“瓮底空”没有“曲米春”酒喝，就不担心自己的饭碗，不担心自己的鸟纱帽吗？

三

方黎如“烧锅失察”那年45岁，我们无法询问他本人：“烧锅失察悔不悔？”说一点不悔你也不信，但悔有用吗？仕途难以把握，事业可以选择。从此他开启了另一段人生，讲学论文，教书育人，足迹踏遍了敷文书院、蕺山书院、紫阳书院，忙得是不亦乐乎。人生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，官场上少了一个丰润知县，文学史上多了一个古文学家。亦可谓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吧。

莘莘学子，济济门下。方黎如奖掖后进，必以端心术、植品行为本，故出其门者卒成伟器，不乏高徒，如杭世骏、梁文庄、孙虚船、陈兆仑等人。

敷文书院坐落在杭州凤凰山北

万松岭上，明弘治年间称“万松书院”，至康熙皇帝亲题“浙水敷文”四字，遂改称“敷文书院”。方黎如曾

在《贺严母朱太君五十生日序》里开头便说：“往僦居会城（杭州），诸生

时来说经，铿锵然。”弟子就《诗经》

《易经》中不解之处，向老师提问。

方黎如一一予以解疑释惑。杭世骏（大宗）、梁文庄（诗正）、陈兆仑（星斋）等皆为杭州人，是黎如主讲敷文书院时的弟子，他们在课后还时常找先生讲经，后来一个个皆取得了功名，且学识名望有的甚至超过先生的。

蕺山书院在绍兴，方黎如在《张母李太君八秩序》一文的开头说：“吾来蕺山，为诸生商略文笔……”

主讲蕺山书院时，也有一大批追随者。

他潜心于濂（濂溪周敦颐）、洛

（洛阳程颢、程颐）、关（关中张载）、

闽（福建朱熹）之理学。凡有弟子提

问，他口授指画，有问必答，兼之身

躯伟岸，仪表堂堂，颇有大家风范。

时人以为欧阳修再世，把他与桐城

方舟、方苞并称“三芳”。

方舟、方苞是亲兄弟，出生于江

苏六合留稼村。

方舟大方苞四岁，字百川，兄弟二人都是早慧的才子。方舟喜欢结交朋友，尤其是志同道合者，可惜天妒英才，方舟三十七岁就谢世了，方苞通过哥哥的关系与这些好友交往，以此也结识了方黎如。

方苞，字凤九，一字灵皋，晚年号望溪。他与方黎如同为康熙丙戌科（1706年）进士。在文学上主张“义法”说，即“道”“文”统一。他在

《史记评语》里说：“义即《易》之所谓言有物也，法即《易》之所谓言有序也。以义为经，而法纬之，然后成体之文。”被称为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奠基人。

作为古文学家的方黎如，其文学主张又是如何的呢？他在《龚硕果文序》里是这样说的：“原经义之设，以通经有文采者为中格，不得如明经墨义，篇解章句而已。然范史谓：汉氏之东，章句渐疏，而多以浮华相尚，盖儒者之风衰焉。”

方黎如对“通经者”的要求是：“观物必造其质，记事必提其要，表术裡原，摹画终始。”这里的“质”和“要”应指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规律。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，就可以对事物的来龙去脉，表里之精粗作出详实的判断与表述，而非“篇解章句而已”。

方黎如擅长古文，学问根底深厚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读到戴震的文章，连说几个“好”字，心中大为折服，叹说道：“老夫不如也。”弟子不解其意，问道：“老师何出此言？我看戴震文章尚有文辞不通处哩。”黎如就弟子所指一一道明出处，某词某句出于某经某史，用于此处妙意何在。弟子深服老师的渊博，惊叹不已。论年龄，黎如大戴震五十多岁，可谓“忘年之交”；论学问，两人惺惺相惜，恨不能促膝长谈。

方黎如擅长古文，学问根底深厚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读到戴震的文章，连说几个“好”字，心中大为折服，叹说道：“老夫不如也。”弟子不解其意，问道：“老师何出此言？我看戴